

# 華北月報

救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三年

第二年卷三  
西歷八月

此報每月出印一卷按年十二卷為一本  
每本價洋銀三毛合當十大錢三吊合制  
錢六百文如一人買四本者價洋銀一元

光緒十九年六月

華北書會印發

# 華北月報

## HUA PEI YUEH PAO.

(NORTH CHINA CHURCH NEWS.)

Vol. 11.

JULY, 1893.

No. 12.

### CONTENTS.

#### Frontispiece.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. | Imago Christi. Part Third.    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Rev. Geo. Owen. |
| 2. |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 3. | Contrasts in Death and Burial.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 4. | The Misuse of Opium.          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Li Pên Kên      |
| 5. | Errors of Buddhism.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 6. | How to arrive at the Truth.   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Liu Fêng Ch'ih  |
| 7. | The Sorrows of Foot Binding   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Chou Chin Chang |

#### CHILDREN'S DEPARTMENT.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I. | The Story of Hsi Ko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... | M. J. S.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|

Annual subscription, 30 cents; four copies to one address, \$1.

Published by the

NORTH CHINA TRACT SOCIETY.

PRINTED AT THE AMERICAN BOARD MISSION PRESS.

喜哥傳

孩童入道傳

益身詩歌

考道捷徑

論釋氏破獄與血湖之謬

誤食鴉片論

死葬有別

罪人也能與主復和

耶穌聖範

目錄

二十卷年二第報月北華

耶穌聖範 三論耶穌力學



倫敦文書田

認希伯來字，然其若何學之，則未可考也。當時貧窮人家，多半不能讀書，尋常黎庶，亦少有識字者。主耶穌

嘗思不學無術，是知學之於人大矣哉。主耶穌雖聰明由於天，直大約亦曾用力於斯也。舊約聖經原係希伯來文所寫，各處會堂各置一部，每逢禮拜，有人宣講與眾聽，福音書記主耶穌有一次在拏撒勒會堂宣讀以賽亞書第六十章，講與眾聽，可知主耶穌識

既降生於木匠家，饑殍且憂其不給，况有力量爲之延師以課讀耶。大約主耶穌之學，不過從一早一晚，忙裏偷閒，辛苦得來，此真可以爲吾等之榜樣矣。按猶太人此時，雖習希伯來文字，卻不用希伯來語言，蓋從被遷於巴比倫，伊等語音漸改其舊，尋常囑付，皆用亞蘭言，即巴比倫之言，歸回本國之後，仍用之。耶穌尋常亦言是言，故福音書記主對睚魯之女曰：大利大古米，譯即女子，我命爾起，此即亞蘭之言也。未知舊約聖經，譯成亞蘭文字否。主耶穌尙通希利尼語言文字，蓋在加利利省，多有希利尼人居住，其與本地人交談，皆用希利尼言，故本地人皆能通其語意。耶穌降生以先約三百年，有猶太七十文人，曾將舊約聖經，譯成希利尼文字，故猶太人常用希利尼文舊約，主亦常引證是書，厥後使徒亦然，由此言之，主能通習三國語言文字矣。嗟乎，以貧若彼，而猶不廢學，吾等聰明遠不如主，而可不用力自勉耶。

當時無刻板印書之法，亦無紙張，中國是時用竹簡，用蒲編，西國則用羊皮，皆是人用手或書寫，或鐫刻，不知需多少時日，費多少工夫，方成一部，是以書甚少而價甚昂，非富有之人不能購買，未曉約瑟家中素有舊約聖經否，卽有，亦不過一二卷而已，故主耶穌欲察看聖經，必須親赴會堂，或求借於人，以寓其目。今我等光景則勝多矣，雖極貧窮之教友，猶得有全部聖經，置於家中，以便察閱誦讀，萬勿因其多且賤，遂輕忽視之，當時亦只有舊約，並無新約，然而古之門徒，甚重經言，詩篇云：爾之律法，我甚喜愛，我將律法終日思念，又云：爾言之味，在我上膛，覺得甚甜，在我口中，比蜜尤甜，又云：我愛爾命令，勝於愛金，勝於愛精金，古之門徒，愛主寶訓如是，吾等現今爲門徒，不但有舊約，更有新約，當如何乎，其以懿美之言，奉爲珍寶，銘刻在心可矣。

主耶穌熟諳聖經，有確實證據，其講道援經爲佐，或藉經言以明己意，胥足見其研究功深，馬太福音五六七章，記耶穌登山訓衆，其命意屬辭，半係由聖經摘來，以參伍變通而用之，蓋其常引之聖經，非只一卷，若詩篇，若律法，若諸先知之言，皆能隨機應變，衝口而出，非舊約三十九卷，熟記於心，烏能如是乎。此不第在乎己能嗜古，亦在乎庭訓之有方，馬利亞既喜愛上帝之道，自然常將聖經教訓兒女，耶穌朝依暮戀，自爾獲益不小，再者每值禮拜，耶穌必躬詣會堂，虔聽訓誨，久而久之，所聞聖經，自然填滿胸臆，此外尙自懋勉，時常披閱，是以年至三十，

而聖經未有不熟者焉。我等於聖經何如乎。熟乎否耶。保羅對哥羅西教會云。爾等當將基督之道。充盈於心。凡事皆有智慧。用詩篇。頌詞。神歌。彼此警勸。心中感恩稱頌主。蓋謂充盈主道。非察看聖經。熟諳主言不可。我等各宜勉之。

主察攷聖經之法。我等雖不得確知。然其取意則有三焉。一為保全自己以備仇敵。聖經記耶穌初引聖經。即魔鬼三誘耶穌。耶穌用經言三拒之。以破撒但之計謀。表明真理。法利賽人撒都該人。常與耶穌辯難。耶穌皆用經言駁倒。指正其誣。以塞其口。如馬太二十二章。所記撒都該人問復活之事。耶穌答云。爾等錯矣。爾不明聖經。亦不曉上帝大能。經上有上帝諭爾等之言。爾未之讀耶。上帝曰。我乃亞伯拉罕之上帝。以撒之上帝。雅各之上帝。上帝非死人之上帝。乃活人之上帝。法利賽人問誠命中至大者為何。耶穌引申命記之言曰。爾當盡心盡性盡意。愛主爾之上帝。此乃首條最大的。其次愛人如己亦如此。此為律法與先知一切道理之總綱。又以還問之曰。大衛既稱基督為主。爾何言基督是大衛之裔乎。伊等遂無言可答。抱慙而去。又主當臨危時。亦曾用經言安慰己心。勝於死亡。主懸十架。共出言七句。皆係引用舊約聖經。末則用詩篇之言曰。父歟。我將我靈付爾。此可以見耶穌全已禦敵之大凡矣。我等每讀聖經。須將其中緊要之言。牢記於心。時加揣摩。日積月累。胸中自有聖經千萬。遇有引誘逼迫。何難處置。此可以見讀聖經之妙矣。

一為堅固自己以持永久。其時猶太人假冒為善。似法利賽人。或攪亂主道。似撒都該人。鮮有明理求道之人。擊撒勒又一背道之微區。以故無知主體主心者。可與談道。是以主勢甚孤。並其家人亦少有契合者。主之十二門徒。道理淺薄。亦不能體主心而輔主事。故主常讀聖經。與古時先知聖徒交接來往。蓋古聖先賢之心。與主心相仿。其在世景况。與主約畧相同。猶太人逼迫耶穌。古之世代。亦嘗如此。迫害先知。主讀其書。觀其事。甚可得安慰。而愈加奮勉。是以古之聖賢。主皆熟識。而視為左右親近人然。在昔主登山變像。有摩西以利亞與之言語。此即形容主平素尚友之功耳。夫古人往矣。而情殷嚮往。即可如見其形。如聞其聲。且因其人其事。而成己之德。甚矣聖經之宜察也。

■為開導自己以法經言，舊約聖經多預言耶穌之事，耶穌讀之，欲領其指示，按上帝託歷代先知所言者而行。四福音記耶穌之事，常云此乃應聖經之言，或云欲經言應驗，即如此如彼而行，足見耶穌常以舊約預言為準。則約翰遺門徒問耶穌曰：爾是當來之基督乎？抑我等俟他人乎？耶穌答曰：爾將所見所聞，往告約翰，即瞽者能見，跛者能行，癩者得潔，聾者得聞，死者復活，貧窮者得聽福音，此諸事皆係應驗以賽亞六十一章之預言，主復活之後，每與門徒言語，多半引用預言，證明已事，顯明基督當受死，三日復活，可知主於聖經無不察考，主之事無非應驗舊約預言，聖經非第記載耶穌之事，亦為我等之法程，作主門徒，當按聖經為人，無論大事小事，公事私事，皆須遵守聖經，故察看聖經，必須前後通本玩索，不可分章分句拆看，庶將聖經大旨，領悟於心，不至有泥小節失大道之弊云。

## 罪人也能與主復和

來稿

幾個月之先，有一個手藝人，所住的地方，是我們會堂的一個街坊，有一次，他遇見我，告訴我，說在他的家裏有一個婦人，病的利害，幾乎要死了，他盼望我約會幾個人，去瞧瞧他，論這位病婦人的丈夫，本是一個作小買賣的人，只因他妻子病重，故此他有許多日子沒作買賣，他從前所掙的錢，全都花沒了，並且還拉了許多的賬，連房租都沒法子還，論他們從前的房東，本是一個最殘忍的人，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憐憫，所以他看見這個窮住房的妻子生毒瘡，躺在牀上，將要死了，他心裏很是厭惡他們，恨不得叫他們快快的搬出去，所以他逼著他們說：你們快還房錢，要不然，就快搬出去，他們要還房錢，無奈真沒有，沒別的法子，只好就是用胳膊，將他的病妻子，挪到街上去，正當這時候，他們有一個朋友，就是和我說話的那個人，聽說他們有這樣的大難處，所以就上他們那兒去，將那人的病妻子，抬到他自己的家裏去了，叫他們住在飯廳兒裏，自己和一家的人，就都在廚房吃飯，從此看來，正是聖經所說的意思，因為聖經上有話說：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，我作客旅，你們留我住，我進了那病人所住的房子，就聽見有一個人說話，似乎他沒有作甚麼叫人可誇獎的事，說到那病婦人，是怎麼去

的，並且我又看見那家的良善，又聰明，又懂理的婦人，服事那有病愚拙的婦人，我就想到，有多少富足的人，他們雖然有許多的空閒的房子，留著接待他們世俗的朋友，也能顯出這樣的憐愛的心，將他的房子，給窮人，或病人，或貧苦的人，居住呢，從這個看起來，我們可以知道，貧窮的人，更多有仁愛的心，比那富足沒有缺乏的人，更多能幫助人，我進了他們的屋子，就看見那有病的婦人，躺在牀上，已經半死的樣子了，他的病，極其沉重，看他的樣子，一定得死，沒有一點兒盼望了，他的顏色，又白又黃，並且瘦的難看，看他的臉，真是疼的難受的樣子，皺著眉頭，在那個時候，他心裏極其憂急，不住的悲嘆，所以暫時，我不能和他說話，但是我坐在旁邊，拉著他的手，待了一會兒，他就轉過臉來，向著我，我就對他說，我所愛的朋友阿，我心裏實在為你難受，因為你有這樣的重病，並且這麼樣的疼痛難受，他就回答說是，我病的利害，並且我所受的疼痛，用嘴說不出來，不能告訴你多麼難受，咳，真是疼啊，咳，不要緊的，我想也疼不了多大時候了，我就問他說，那麼著你想不多的時候，主就要叫回你去了麼，他回答說是，我在這兒待不長了，我說現在你與主復和了沒有，他一聽我這話，就彷彿是沒盼望似的，他的臉就顯出他的心，是極其悲傷，如同從前的樣子，疼痛難當，他的眼睛，就不看著我了，只向別處瞧，就如同絕了望似的，他就對我說沒有，實在是沒有與主復和，並且現在我病的太利害，不能與主復和了，咳，真是難受啊，怎麼還能想這個事情呢，咳，我心裏沒有與主復和啊，後來他又說了幾句絕望的話，足顯出他平生，曾錯想這救人的恩道了，那時候我的心，就大大的受了感動，他說完了的時候，我就用柔和的小聲音，對他說，我有一點喜信，要告訴你，他立刻回答說是，為我的喜信麼，絕不能有甚麼喜信為我了，是甚麼事啊，我就對他說，朋友啊，你不用與主復和了，他就立刻轉臉，注目瞧著我說，你說甚麼，你說不用與主復和了，這是甚麼意思呢，我說，我的朋友啊，我是這個意思，因為有一個人，就是主耶穌基督，已經為你與主復和了，所以我告訴你，你從前說，因為你的病太重，不能與主復和的話，這也說的是，雖然就是在你沒病的時候，你也是不能與主復和，但是我們的主，曾將他的兒子，耶穌基督，差遣到世上來，因為他的功勞，我們的罪，已經得贖了，故此我們的主，先已經與我們和好了，後來我又用許多極容易明白的話，給他講主救人的善法，耶穌曾怎樣的降臨，在世界

上、和我們一樣、並且主曾怎樣使他的愛子、替我們作了罪人、又怎樣叫他因我們眾人的罪愆、身受苦難、怎樣因我們有愆尤、使他受傷損、爲我們的罪惡、受折磨、受刑罰、使我們得平康、受鞭撻、受凌辱、使我們得痊愈、又曾怎樣的、被釘在十字架上、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、況且他本是義人、曾怎樣替不義的人死、使我們因著他可以歸向主、後又說了許多這樣寶貴的真理、給他聽、我又打開我的聖經、將哥羅西一章、二十節、念給他聽、叫他知道、我們已經因基督、在十字架上流血、成就了和平、又念以弗所二章、十四節、知道我們的基督、怎樣的叫我們和好、將兩下合而爲一、並且我們的主、基督耶穌、曾將平安的福音、傳給我們、叫我們知道、我們不用仗著自己的善功、或善念、或是靠賴自己痛悔的心、或祈禱、纔能與主復和、只因基督曾因爲十字架的苦楚、已經爲我們與主復和了、所以現在他也是如同親身、指示我們說、我賜你們平安、我將我的平安賜與你們、我所賜與你們的平安、不像世上所給的平安、你們心裏不要憂愁、也不要懼怕、

約翰十四  
章廿節

我們這樣看來、不用我們甚麼、只靠賴他就是了、後來我又問他說、你還看不出來、主曾藉著基督爲你所作的是何等的事麼、並且他是如同怎樣對你說、你不用爲你自己與我復和、只要在那兒等候、誠信我爲你所作的事就是了、我給他念以上的聖經的時候、和講解的時候、他都是不住的用心、發憤的樣子、瞧著我、至終他心裏、實在是顯出高興的樣子、彷彿是越聽越愛聽、所以他就盡力的、起來一點兒、用一隻手、托著頭、肘兒拄在炕上、當時我的話、已經講完、只是我畧微等一會兒、要看他聽我所念的、所講的、已經受了感動沒有、他立刻又有發憤的樣子、對我說、先生啊、請您把那論平安的那一段、再念一遍聽、所以我就又給他念了好幾遍、並且盡力的分解給他聽、叫他知道、主耶穌曾怎樣的爲他行了他所當作的、我們自己能作的事、都是沒有甚麼用處、他聽完了我所說的末一句話、就把眼合上了、立刻就有眼淚、順著愁眉不展、又疼痛、又瘦的臉、流下來了、此時他便照舊躺臥、有可喜可樂的好言語、就從他口中再三的發出來、說、是多好、是多麼好啊、因爲有主的獨生子、曾來到世上、爲我們死、連我這樣的人、都能與主復和、是多好啊、是多麼好啊、後來我就悄聲兒的起來、離開那新認識真主、並且得著新快樂的婦人、我從這兒去後、我的眼睛也就滿了眼淚、我心裏實在平安、從此後我自己也是屢次不住的對我自己說、



是多麼好啊，因為有主的獨生子，曾來到世上，為我們死，連我這樣的罪人，還能與主復和，念這段故事的人，你也得了教訓，如同這位婦人所得的一樣麼？你也是徒然費力，要為你自己作，惟有主耶穌一個人能作的事麼？他既然為我們眾人，作了這樣的事，我們應當怎樣感謝他的恩典呢？或者你仍然是要輕看，忽畧這樣的事情呢？趁著你還生活的時候，還不快樂的，與主復和麼。

## 死葬有別

來稿

聽說北京有個小孩子，他的父母，沒有別的兒女，因此很是親愛他，看他彷彿心尖兒，他母親更是疼愛他，給他作好衣服，為他買好吃食，白日領他玩耍，晚上叫他睡在自己懷中，看他好像掌上的明珠，有一天，孩子受了涼風，不願意吃喝，玩耍，他的父母，就給他請大夫，那大夫說，孩子的病很重，應當快吃好藥，誰想吃了藥，仍是不好，他父母越發害怕，過幾天，看那孩子的病，沒法治了，就把他放在地下，又潮又冷，也不管他，直等孩子死了，就叫人來，把他抬出去，扔在街上，也不埋他，等有那殮埋死孩子的牛車來了，就把那死孩子拏起來，扔在車上，拉去埋了，以後被狗爬出來，拉扯撕嚼，也沒人管，他母親偶爾看見，也沒法子，只是睡裏夢裏，忘不下那難受，就說我的寶貝怎麼不見了，有些街坊婦人來，對他說，這是怎麼說的，你別難受，你別哭，除了這三句話，並沒有別的話，安慰他，這樣看來，不信主的人，也不是不愛他的孩子，只是孩子病死了，就是這樣辦法。○再說一段，信主的人，死了孩子的事，在深州張司馬村，有個賈乃真，在山東龐莊傳道，年底回家，一家人都很平安，指望歡樂過年，誰想正月初八日，他的三姑娘，名叫淑芳，得了肺炎的病，這孩子纔四歲，他父母最疼他，為他請大夫，吃了許多好藥，只是那病，總不見好，一天重似一天，他的父母，黑夜白日，不住的看著他，又為他禱告，至十四日夜裏，孩子一時不如一時，看他一定活不了，就叫起全家的人來，都跪下為他禱告，求主接他的靈魂，歸到耶穌那裏，起來看那孩子，雖不能說話，心裏却是明白，他母親不住的叫他的名字，先前還答應，後來氣就斷了，至死很有平安，叫人可愛的樣子，他母親哭著，給他穿上好衣裳，抬到禮拜堂裏，也不願當日埋他，指望他的親人，和眾教友們，都

來看看，因這孩子活著，每到禮拜日，常和教友們唱詩，念十條誡，所以教友們很喜愛他，因此在堂中，放了一天，那莊的婦人們，各家全來，哀哭那孩子，又好好安慰他父母，到過午，教友都來了，他的父親，領著眾人聚會，述說孩子一切叫人可愛的事，又禱告主，好好看顧他的靈魂，唱詩的時候，因他父母，心很難受，不願意唱出聲音，就念孩子活著學會的二百十二首，天主寶座，周圍站立，千千萬萬孩童，那首詩，又買了一個頂好看的小棺材，將他裝殮起來，但沒有封口，吃了早飯第二天，要出殯，有莊裏許多男女來幫助，他的父母，對眾人說，我們信主的人，死孩子，如同死大人，是一樣重看，未曾出殯，先要聚會，不多時，眾教友全來了，又照昨日那樣聚會，他父親講說，孩子雖死，按主的應許，將來必要復活，我們信主，到那時，必叫再見他的面，現在主已經接了他去，享天上福氣，禱告完了，就掀開棺材蓋，叫眾人都再看看那孩子，也有許多外教人，都說這孩子，好像還活著，臉上有喜容平安的樣子，然後套上車，他父母，哥哥，姐姐，教友們，都送到墳上，將要下葬，再念聖經，詩歌，禱告畢，又說願主抱你的小羊，在懷中，然後埋了個墳頭，以後有人說，耶穌教，死一個小孩子，費事不小，雖然如此，這規矩倒不錯，不像這此地風俗，死了孩子，自己人不敢上墳去埋，是叫外人去埋了，以後他的父母，想孩子，到墳上哀哭，却不知道那是他孩子的墳頭，這樣看來，信主和不信主的待孩子，生前死後，真是大不同了，奉勸世人，要效法耶穌教中好規矩，後續詩，第十九首，末節。

主必拯救好小孩子

快要回來現榮華

從這罪孽愁苦世界

領到清潔福樂家

福也樂也好小孩子

永在清潔福樂家

## 誤食鴉片論

北京

長老會  
悟真子

李本根

且夫鴉片一物，本為有益於人，並非為害人而設也，何以見之，以其原屬藥料，且屬藥料中功用最多之物耳，然不讀其書，難明其理，未識其性，難適其宜，細察西醫，往往以鴉片之力，而奏醫病之功，其故為何，以其洞悉其益，即如人，或腦中有疾，用之以平補，血脈滯塞，用之以通行，精神虧缺，晝夜不寐，腹中疼痛，更用之以提神，酣睡，止

疼、種種之益，不可罄述。夫既曰益，而我中華之受此害者，此何以故，以其誤用也。誤用之害有四，其害爲何，曰傾覆家產，敗壞名節，毀傷身體，喪掉靈魂。傾覆家產者何，虛華市裏，志每殷殷，天路途中，懷多渺渺，雖乘則車馬，衣有錦繡，苟無鴉片以爲吸食，則寤寐是求，卽有良朋規戒，彼則曰：吾有恒產，其費無多，且假此可以作應酬之具，是以竹管橫吹，不舍晝夜，年復一年，耗盡歲月，迨至黃金用盡，黑貂裘敝，形容枯槁，顏色憔悴，彼則左右思維，不如從其良朋規戒，一轉念之間，彼又曰：處世如夢，爲歡幾何，雖四壁皆空，莫如久作烟霞之客，甚至宗緒敗謀，箕裘墜落，萬千廣廈變爲邱壑，悔何如也。敗壞名節者何，望郇山而莫知翹首，睹疑寨而毫不驚心，只以鴉片吸食，遠勝登乎天界，於是斗室窮居，半榻偃臥，左有嬌妻，右有美妾，僕女當前，家童侍側，當斯時也，彼則自鳴得意，樂也泄泄，殊不知時不再來，歲不我與，況不能量入爲出，終必財利日盡，及其窮途已至，欲爲吸食，無以爲沽，不得已離其嬌妻，質其美妾，賣其僕女，去其家童，彼則耻不若人，欲作他鄉之客，於是整行裝，負行李，步前途，居客室，依然坐食三空，未肯棄其烟具，無奈蓬飄日久，好事難覓，雖云余乃世胃之家，縉紳之子，在旁觀者，怒目相隨，恨不能使之立爲吹簫乞食，悔何如也。毀傷身體者何，身無病，而僅留殘喘，心非痛，而常爲垂涕，在旁觀者，不曰：中乃癆傷，必曰：染其寒疾，彼則步履匪艱，馳驅甚急，衣不顧攝帶，不能繫，則烟室直奔，似祈重生福氣，於是操竹管，整斗具，掌孤燈，吸烟氣，枕則方磚半塊，臥則蘆葦一蓆，雖有至戚毀謗，密友訕譏，彼則挺身昂頭，毫不介意，形骸漸同飛鶴，力量直不縛雞，依然願學蠶眠，絕不想身體髮膚，父母留遺，三省之功不念，四箴之語遠離，居處毫無忌憚，指視仍是自欺，只待兩袖清風，空餘精神倦疲，悔何如也。喪掉靈魂者何，造物之功不念，生命之道休憩，但期炊烟館裏，久爲鏖戰，那知天程路上，日要奔馳，所欲者，斗雖小，其圓如日，鎗離短，其樣似笛，卽有時囊中告竭，仍顧乞餘，一經妻妾觀之，中庭相泣，左右相譏，盡心勸解，盡力指迷，彼則曰：家產任其傾覆，名節任其丟失，身體任其傷毀，靈魂任其失迷，只待水淨鵝飛，死而後已，豈知生前之光陰有限，死後之靈體永居，及其經乎審訊，彼則直若呆癡，按其應得果報，難勉火燒蟲吃，而且永無止息，悔何如也。今有人云：鴉片一物，產自泰西，印度其次，波斯最宜，流入中國，害我羣黎，豈知天主造物，各有其益，誤而用之，災害並至，凡我耶穌教會，察明真理，陳其利

害指其損益，不但此也，更望主賜鴻恩，使我中西永無種植。

### 論釋氏破獄與血湖之謬

錄明相國徐光啟稿

長老教會 貴真道人 薛乃良

一曰破獄之妄。夫地獄以為有耶無耶，無則罪人原自不入，可以不破，有則為大主所設，堅於鐵圍，乃困苦冥魂者，竟為無賴凡流，念數番言，破獄魂走，有是理乎？且破獄時，只放一魂乎？抑概放眾魂乎？如只放一魂，是眾魂造罪，一魂獨以情面幸免，非平等觀，何以服眾魂耶？天網偏私，先自主獄者始矣。此不可之大者。若佛法廣大慈悲，眾魂皆放，則一人破獄，眾魂得以幸免，獄只待一人破足矣。地獄可以不設矣。且使念動真言，地獄即破，則人之權反重於大主。雖極惡人，有錢者皆修齋破獄，雖極善人，無錢者難以設供召僧，必如所云，是地獄亦有錢得生，無錢得死也。冥魂日鬧於泉壤，坤維不寧矣。此破獄之最妄者矣。

篇中二只字專也原文作止字已也息也

一曰無主孤魂、血湖之妄。釋氏又云，我所召請者，非冥司魂，乃無主魂，有百千不等之死，有百千不等之魂，皆屬在外孤魂野鬼，不受獄收，豈地獄中別有他魂為有主之魂，而地獄外盡不收之魂為無主乎？豈外鬼可施以食，而獄鬼獨不可施以食乎？况人魄降屍僵，業已死矣，游魂為變，或升天堂，或入地獄，即孝子慈孫，四時享祭，不過盡生者心，冀其洋洋如在耳，是有主之魂，尚不敢必其來格，况無主閒散孤魂，飄忽流浪，身形既無，復有何嗜欲而生饜飮乎？且人死，雖子孫滿前，其魂自孤，福也禍也，總由不得自己，又求不得他人，是謂無主孤魂，豈可以客死者為無主，以家死者為有主乎？季札所謂魂氣無不之者，何謂乎？又以有後者為有主，無後者為無主，寇萊公包孝肅王孝先、鄧伯道輩，皆無子，皆無主孤魂乎？魂與人生死異路，原無不孤之魂，秦將白起，一日坑殺趙卒四十萬眾，亦自家心性自家知耳，總是孤魂，然總聽上主賞賜，蓋天命謂性，無分人鬼，皆上帝為主，豈得以孤魂謂之無主哉？故謂有主孤魂，可也，謂無主孤魂，不可也。主謂上主，原非人主，即入地獄者，亦路際弗爾為主，而不由人所主也。若人可為主，則人子燃一香，設一供，皆可呼之即來，上不由上主，下不由冥司，又不借重僧道念咒矣。且念咒時云，萬里孤魂一時俱至，吾恐一日之間，有東家齋事，復有西家齋事，徧天下施食處所無算，則

此孤魂終年在世，享用逍遙，為極樂場，而地獄中魂，嗷嗷受餒，反為無主者矣。不若在外之孤魂野鬼矣，何德於在外孤魂，而絕恩於在內諸魂乎？此必無之事，愚僧妄僭。主權不知當入何等地獄，至若血湖地獄，更屬悖誕。設產婦血汚有罪，則上主不該令產婦生人，以生產為陷阱，害天下萬世婦人矣。有是理乎？況婦人之血在上為乳汁，在下為月經，言其月月依期而至，愆期曰病，蓋婦人所喜有者，惟受孕以經盡包含而成天施地生之道也。若無經血交媾不能成胎，又豈婦人所喜無者？子在母腹九月，必資血而長，臨產必俟血行而生，無血則兒不下，是知此血為生人之至寶，無血則成乾血癆矣。烏得云罪耶？據佛所云，眾生艱嗣，念我求我，即生男女，既生男女矣，是佛之靈生之也。佛之靈既生無罪之男女，何乃貽有罪之父母，不幾父母之求男女者，反自求加其罪乎？多一男女，深一血湖，是以男女為餌，而以血湖為阱也。佛經既免血湖，則不必自造血湖，佛力不能造血湖，又不能免血湖，是狐狸之，而狐搢之，是不亦自相攻擊大誕乎？良可笑矣。此等皆不必辯，亦不必多辯，明者自解之。

### 考道捷徑

山西 榆次縣 車欄村 劉鳳池

天下道理甚多，吾人學問有限，恐不易分明。今余有一捷徑，奉告普天下有志之士，請虛心而敬聽之。夫人要明白真道，必先考查孰是孰非，考據之學，大不容易，非集天下之羣書，聚天下之博士，並寬以年限，即不能考察確實。余設此法，欲使人先擇天下通行之大道，作為榜樣，即如我中國以儒教為宗，餘皆小道，無足考證。吾等欲考據者，必以儒道耶穌道二者相勘，細細研究，用工日久，自能一旦豁然。有心世道者，曷不即吾言而講求之。○漢儒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今耶穌道正應此言，吾人何不即儒道以考天道乎。

### 益身詩歌

山東 德州龐莊 公理教會 周金章著

■ 隨從世俗 惟有纏足受的罪很苦 終身無出路 手舞足蹈不能得自如 終身無出諸 常常皺眉頭  
 走道真痛楚 痛楚  
 ■ 放足不纏 童女聞聽喜的開歡顏 步履不艱難 布條緊帶不能再轄管 步履不艱難 順性如杞柳  
 豈肯為柶捲 柶捲

勸為爹娘

休要為女兒的望心腸

良緣天定強

高底雲鞋出在帝君王

良緣天定強

既為基督徒

風俗有何妨 何妨

四益身會興

誠然見得我的主恩宏

福及女童貞

年歲智慧日日廣見增

福及女童貞

盡心事奉主

步步得上升 上升

### 孩童入道傳

### 喜哥傳

第一回在封家口有個小姑娘，姓王，名叫喜哥。他母親少有教訓，因此成了個野調的孩子。到了四歲，他母親却很用心給他裹腳，十分窄小。周正家中甚是貧寒，喜哥長大一點兒，須哄著他兄弟妹妹玩兒。若論到喜哥，真是沒有出息，常同著街坊家的孩子一塊玩兒。有時到麥場上，這孩子們由著性兒淘氣，惹人憎嫌。有人說了他們幾句，他們就破口大罵，越罵越加勁兒，如同賽跑的一般。看誰罵的利害，誰罵的工夫大，算是得能。又一天正玩的時候，他母親叫他家去學著紡線。他學紡線當作玩藝兒，很歡喜。他母親用心教給他紡，紡的工夫大了，想要出去。他母親說：「等一會兒，這不過剛起一個頭兒，怎麼就不紡呢？」這孩子聽見，大不順心，就山嚷怪叫的哭起來了。他母親有氣，打了他一頓，累的他母親渾身難受。這孩子又有一個毛病，最愛偷東西，慣能說謊。在燈節頭一天，他母親包得了煮餛飩，預備第二天過節。他等著他母親不在家的時候，就偷了幾個揣在懷裏，到避靜的地方去吃。他母親回來，把孩子們都叫了來，問是誰偷了餛飩去，都回答說不知道。惟獨他一個小兄弟，看見是他，便說了實話。他母親很有氣，又打了他一頓，說這真是沒有出息的孩子。

第二回這地方五天一集，四外的都來趕集。有一天有個人，從二百多里地也到這裏趕集，乍看他彷彿是個賣

書的，在街上擺了個書攤，有人同他說話，纔曉得他是耶穌教的人。西國人叫他賣書，同他說話的人，有喜哥的父親王老義，稍微認識幾個字兒，就買了一本書，拿回家去看。看那書的意思，多不明白，可巧那賣書的住店，正是在王老義的村內，趁這機會，王老義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就去問那賣書的，也問到西國的風俗規矩如何，叙談了幾次，纔知道不像先前我所聽的話，有挖眼、剖心、種種無理的事，但有一件，我心裏總是懷疑，都說西國人房子底下有地窖子，裏面盛滿了沒腦袋小孩的屍骸，賣書的帶笑說，我在西國人的地方，住了二十多年，有時或是我們的小孩兒，或是西國人的小孩兒，若是死了，不過抬到外面埋葬，總沒聽說有無頭小孩的屍首，焉有這一個理呢？王老義這纔漸漸信服。按王老義向來有病，聽見西國人治病，他就定了主意，雖是道路遙遠，還是一定要去的。他街坊都說，你千萬別去，又有人說，你要去恐怕不能再見你了，他一概不聽。等賣書的回去時候，他同著賣書的走了，過了一個多月的工夫，他轉回家來，病已全愈，並且多得著道理的意思，因為他從遠路奔來，西國人用愛心待承他，他到家之後，對家中人和鄉親們明說，我要作耶穌的門徒，他的妻聽他要信耶穌，很不歡喜，說他受了西國人的迷惑，像這樣愚昧無知的人，與我家的人有甚麼用處，正應驗聖經的話說，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。王老義聽他妻所說的話，不由的動怒，打了他妻一頓，他妻因此病了多日。論王老義不明白耶穌道理，打罵妻子，不合正理，應當知道，我不能勉強家裏人作耶穌的門徒，誰也不能攔阻我不作耶穌的門徒。過了幾天，他又上西國人那裏去，去的日子不多，得了一封家信，信內說他的妻病很沉重，叫他趕緊回家，他不願意回家，牧師勸他，他說不是耶穌說過，容死人葬埋死人罷，牧師用以弗所兩節書勸他說，你們作丈夫的，也當疼愛妻子，正如基督疼愛教會，又一節書說，丈夫應當疼愛妻子，如同疼愛己身，要合乎耶穌道理，夫婦本當相愛。王老義聽勸，於是起身，回到家中，見他妻病在垂危，衣服已經穿好，過了不大的工夫，就去世了，年紀不過三十歲。家裏本來寒苦，將將就就殯葬便了，過了幾個月，王老義續絃，爲的幫助度日，照應孩子們，從此，王老義定了個主意，要叫喜哥上西國人那裏念書，就給他預備衣裳，喜哥總是想他母親，常常的啼哭，聽見他父親的意思，也不推辭，於是父女兩個起身，喜哥在路上，看見許多新奇的景緻，也可以畧解憂傷，到了西國人那裏，管

書房的姑娘，很可憐他，因為是個沒娘的孩子，現在書房，雖是滿了額數，却是不忍得叫他回去，就領他到一間屋子，在那兒有二十來個小孩兒玩耍，先生對一個大學生說：你照應他，給他起個學名叫淑善，他既得了新名，又得著新房子住，盼望他也能作個新人。

**第四章** 淑善乍來，一見全是生人，很有認生的樣子，又怕教書的姑娘，每逢姑娘跟他說話，他或是發默，或是傻笑，過了些日子，學生們都熟了，見那先生，又不打不罵，就放心不害怕了，先生給他書叫他念，還有幾個新學生，和他在前排裏，按淑善念書不笨，有點兒聰明，可惜他有個毛病，不知道他的聰明是主賜的，見有比他念書笨的，就有笑話的光景，淑善是個小學生，每日梳頭洗臉，有時洗衣裳，都必須有大學生替他辦理，他並不知道感謝，反說人家辦理的不善，況且他願意所穿的衣服，要比別人強，他父親本是窮苦，不能如他的心，因此心裏難受，在書房挨著淑善坐著一個學生，名叫文風，淑善趁著文風不在，他暗暗的把文風的筆掣出來瞎畫，他本不會使筆，把筆就弄壞了，文風知道了很有氣，他們兩個在院子裏，就打起架來，文風大幾歲，把淑善揪倒亂打，有幾個大學生看見解勸，把他們分開，趕到先生來禮拜，這事已經過去，論文風不是嫉妒的孩子，過了不大的工夫，就後悔了，淑善不然，總是忿恨，想要報仇，在眾人念書時候，他對先生說：請你叫我出去一會兒，他跑到睡覺的屋裏，把文風禮拜日所穿的鞋和衣裳掣出來，在鞋裏灌滿了水，用衣裳包裹起來，仍然擱在櫃裏，到了晚上，顏色全改變了，文風看見甚是詫異，想必是淑善作的，淑善見這事露出，連忙藏躲了，文風就各處尋找他，及至兩個人剛一對面，幸虧先生來到，問甚麼事，文風把前後的話，說了一遍，淑善說：我這樣行，是我沒有法子，因為我從來沒有挨過文風這樣的毒打，先生領這兩個孩子，到屋裏勸他們說：淑善你未曾問明白他，不當私自動他的筆，並且又毀壞他的東西，真是不該當的，又說文風你不當打他，他比你小，有甚麼不平的事，可以告訴我，我必按理公辦，於是叫他們倆人，彼此認錯，說以後總要和睦，不許打架，說完領他們倆人，跪下禱告，過了幾個月，的工夫，先生看見一件事，很不放心，他見淑善常同一個大學生在一處，這大學生名叫玉珍，他並沒意思作耶穌門徒，引誘學生們不守規矩，淑善漫漫的跟他學壞了，他們的先生來到中國，先習學的是別處的話，與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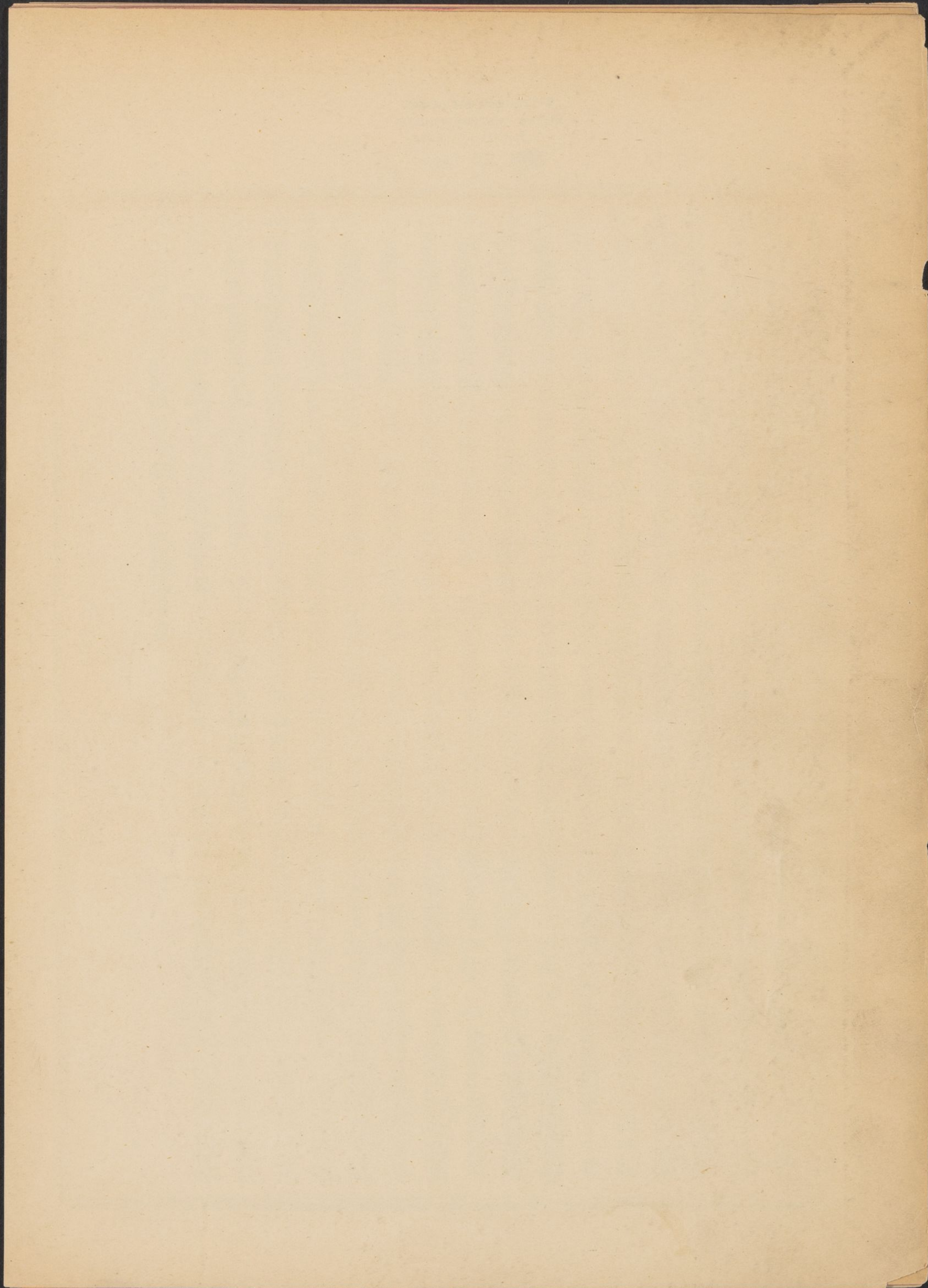
本地的口音不同，有時說出話來，學生聽不明白。有一天先生不在，淑善學他們先生說話，故意鬧別人笑。有時學先生和別人說英國話，有時學牧師說話，因為他們的牧師，口音也是不對，有時領著學生們唱詩，招的學生暗笑。總而言之，這淑善是鑽頭覓縫兒，變著方法引誘人不守規矩，別的學生有時受責，他粧作好人，就是在講堂聽道，他也是擠鼻弄眼擾亂人的心，使人不得聽道。先生有時說他，他應許改好，過了不大的工夫，仍然照舊，他並意思作耶穌的門徒。

**第四回** 淑善來了一年多的工夫，他最愛的學伴兒名叫玉珍，忽然犯了舊病，咳嗽不止，到此時人纔知道他素有癆症，給他預備一間屋子，派人服事他，總不見好。玉珍的家離著書房不遠，就打發人給他家裏送信，他家裏有人把他接回去，過了兩個禮拜，先生帶幾個學生，內中就有淑善到玉珍家裏望着，眾人見玉珍面無血色，乾瘦如柴，彷彿屍首一樣，不由的吃一大驚，回來在路上，先生對他們說，玉珍若死了，不是你們死，誰能曉得那是甚麼緣故呢？你們都當預備，把這要緊的事，作個警戒，因為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，過了兩天玉珍死了，眾學生都去送殯，有人問說，玉珍作耶穌的門徒沒有，人都不能回答，因為沒有實在憑據。趕到牧師講道的時候，懇切的勸人說，現在誰沒作耶穌的門徒，當看玉珍這件事，乃是一輩子的大事。淑善聽見這話，心受感動，以為牧師是對他說，過了些日子，有幾個學生來對先生說，我們要悔罪認主，其中就有淑善。先生看他的樣子，真有悔改的光景，因他以先不是好孩子，怕他志向不十分堅固，所以給他暫且記名，後來看他如何，自從玉珍死後，沒人引鬧他了，就漸漸的改變好了，樣樣的事情，都謹守規矩，也顯出愛主愛人的心來，故此過了幾個月，牧師給他施洗，收入教會，此後入教的學生，定了主意，全要撒腳，惟獨淑善很不願意，因為他的腳，裹的周正，便有驕傲的心，說我們本鄉除了廟裏的尼僧，那兒有婦女不裹腳的呢？若有一個大腳的，實在把人羞死他，父親王老義在家聽見這話，趕緊來到書房，一定叫淑善放足，淑善沒法子，只得依從，放了之後，自己反倒歡喜，因為從小撒腳，行走不十分難看，淑善來到書房二年多的工夫，頭一年放伏學的時候，他因家遠，並且窮苦，所以未曾回家，第二年放伏學，他父親來接他回家，未走之先，先生把他叫在屋裏勸他，說在封家口你是頭一個信主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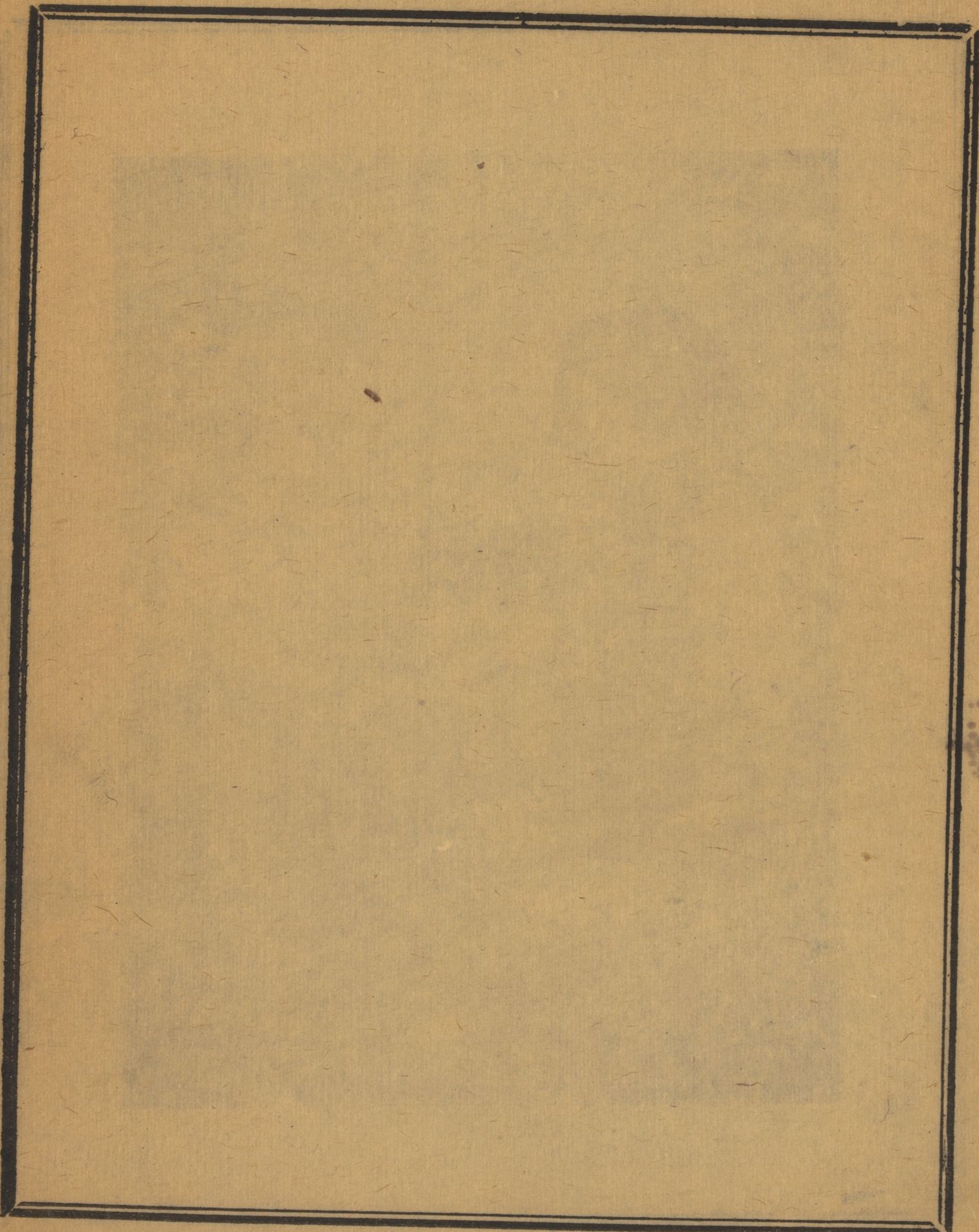
姑娘，到你們村子裏，說話作事，要作個愛耶穌的榜樣，這是你的機會，他們若見你生氣罵人，與外教的孩子一樣，他們必要說，耶穌教怎麼樣呢？學房念書又怎麼樣呢？你在家裏要教給你兄弟姊妹們念書，街坊鄰舍要教訓他們耶穌的道理，總要爲耶穌多收莊稼，淑善應許說，我必這樣行。淑善回到家中，他的繼母時年四十五歲，脾氣暴躁，本來不願意淑善念書去，恐怕他要學成個懶惰的孩子，淑善回到家來，故意叫他多作工夫，淑善愛念書，不愛作活，吃完饭，不愛洗傢伙，他看著那很累贅，他却忘了本分，應當幫助母親作事，雖愛教給他兄弟姊妹念書，無奈他兄弟姊妹貪玩兒，不喜歡念書，正如淑善先前一樣，說到街坊們，也是不喜歡聽道，只愛問西國人的風俗規矩如何，按淑善教訓人，沒有耐煩的心，人若不愛念書，他不會循循善誘，只好不教他們罷了，一日他繼母帶過來的兒子，要出外去，他繼母叫淑善給他拾掇衣裳，淑善說，現在我作鞋呢，沒空兒拾掇衣裳，他繼母就責備他說，這孩子真沒孝順的心，帶著許多不受聽的話，淑善還口，也說不好的話，他母親有氣，用惡言罵他，淑善也罵他母親，於是他母女就打在一處，正當此時，王老義回來，把他倆人分開，說不許你們打架，便責備他妻說，你只顧念你兒子的事，你不顧念我女兒的事，他妻說，淑善在書房已經學壞了，又大聲咒詛淑善和他丈夫，他丈夫動怒，打了他一頓，叫他不許作聲，這日因爲家裏吵鬧，淑善往他姑媽家去了，夜間不能睡覺，前思後想，想到若是我們先生今天同在，他不定心裏怎樣的難受，却沒想到天上的大天尊，次日早晨，他請他父親快送回書房，他說我若還在家裏住，一定要氣死了，那時王老義正用牛拾掇地，沒有空兒，過了一個禮拜，纔把淑善送到書房，這時候還沒到上學的日期，有時先生問淑善說，你家裏有甚麼人愛聽道，有人念書沒有，回答說，他們不愛聽道，不愛念書，我沒法子，有時又問說，你家裏的事，都平安麼，回答說不平安，我的後娘竟打我，這是他一面之詞，底裏根由，未曾說明，先生想，必不是他繼母一人的錯，淑善也必有錯，這樣看來，淑善雖是耶穌的門徒，必須有人幫助引領，行走天路，纔能妥當。

CHINESE-JAPANESE LIBRARY  
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 UNIVERSITY

JUN 29 1949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
LIBRARY  
540 EAST 57TH STREET  
CHICAGO, ILL. 60637  
JUN 20 1949



CHINESE-JAPANESE LIBRARY  
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 UNIVERSITY  
JAN 29 1949

